

# 世界经典微型小说

( V )

丰摇义 轶主编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









摇摇

世界经典微型小说

摇摇



## 摇摇目摇摇录

契约时代摇〔日本〕星新一摇 轶缘

苦恋摇〔新加坡〕田流摇 轶远

大小脚摇〔新加坡〕田流摇 轶远

一元债摇〔新加坡〕雨桐摇 轶远

禁令摇〔新加坡〕雨桐摇 轶远

一个名叫山口淑子的姑娘

摇〔新加坡〕耘·希顿摇 轶远

布拉岗马地摇〔新加坡〕耘·希顿摇 轶源

青青厝边摇〔新加坡〕希尼尔摇 轶远

让我回到老地方摇〔新加坡〕希尼尔摇 轶怨

越洋家书摇〔马来西亚〕美列克摇 轶远

明天母亲节摇〔菲律宾〕马里纳特摇 轶远

杰夫·彼得斯的催眠术

摇〔美国〕欧·亨利摇 轶远



摇摇

世界经典微型小说



## 摇摇目摇摇录

提琴手摇摇〔美国〕斯·麦克勒摇摇园

直言不讳摇摇〔美国〕斯·麦克勒摇摇园

达芙妮摇摇〔美国〕爱·德蒙贝克摇摇园

我忘啦！！摇摇〔俄罗斯〕契诃夫摇摇苑

无可挽回的姻缘摇摇〔俄罗斯〕契诃夫摇摇园

陪嫁摇摇〔俄罗斯〕契诃夫摇摇缘

一份报纸的经历

摇摇〔俄罗斯〕契诃夫摇摇园

在理发铺里摇摇〔俄罗斯〕亚·伊·库普林摇摇

园

老爷和小姐摇摇〔俄罗斯〕亚·伊·库普林摇摇

园

洋洋得意摇摇〔俄罗斯〕格·叶·雷克林摇摇园

未婚夫摇摇〔俄罗斯〕彼·安·巴甫连科摇摇园

女人的福气摇摇〔俄罗斯〕索洛杜布摇摇园

客人摇摇〔俄罗斯〕索洛杜布摇摇园

摇摇





〔日本〕川端康成

## 谢摇摇谢

摇摇今年是柿子的丰收年，山里的秋色美极了。

这里是半岛南端的海港。一个身穿紫领黄制服的司机从摆满粗点心的候车室二楼走了下来。外面，红色大型公共汽车的班车上，插着紫色的旗子。

母亲紧紧地抓住装着粗点心的纸袋袋口，站起身来，冲着在利落地系鞋带的司机说：

“今儿是你当班吗？如果谢谢先生把这孩子带走，会交好运的。这是个好兆头啊！”

司机瞧了瞧身旁的姑娘，一声不言。

“总是拖个没完没了。再说，转眼冬天就来了。天寒地冻时分，把这孩子送到远方，也怪可怜的。反正要送走，我想还是趁天气好的时候送走吧。所以就决定把她带去呐。”

司机默默地点了点头，他活像个士兵，走到汽车旁，整了整驾驶座的座垫。

“老婆子，到最前边来坐吧。越前越不颠。路途远啊！”

母亲要把女儿带到十五里外通火车的镇上卖掉。

姑娘在山路上摇摇晃晃，目光落在跟前的司机那端正的肩膀上。姑娘眼里的黄制服，恍如偌大的世界扩展开去。群



山的山姿从这肩膀分两边擦过。汽车必须爬过两座高峰。

汽车赶上了公共马车。马车躲到路边上。

“谢谢！”

司机一边用洪亮的声音清楚地说，一边像啄木鸟似的点点头，致以诚挚的敬礼。

迎面遇上一辆运载木材的马车。马车躲到路边上。

“谢谢！”

排子车。

“谢谢！”

人力车。

“谢谢！”

马。

“谢谢！”

十分钟内，他要超过三十辆车，也都不能有失礼仪。

即使疾驰百里，也要始终保持端庄的姿态。那姿态就像一棵笔直的杉，朴素而自然。

三点多钟从海港发车的汽车，中途得把车灯打开。每次司机遇见马，都要把前灯关闭，并且说声：

“谢谢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在十五里的公路上，他最受马车、大板车和马的好评。

傍黑时分，姑娘在停车场的广场下了车，身子摇来晃去，双脚浮起来似的，步履蹒跚，双手抓住了母亲。

“等等。”

话音刚落,母亲赶紧追上司机,纠缠不休地说:

“喏,这孩子喜欢上你啦。我求求你,拜托你了。反正从明天起她就要成为陌生人的玩物。说真的,不管哪个镇子的姑娘,只要在你的车上坐上十里地……”

翌日黎明,司机从小客栈里走出来,活像个士兵,横过广场。母亲和姑娘随后小跑追了上去。红色大型公共汽车的班车从车库里驶了出来。车上插着紫色的旗子,等候着头一班火车的到来。

姑娘首先上了车,紧闭双唇,抚摸着驾驶座的黑色皮革。早晨有点寒冷,母亲将双手插在和服袖管里。“喂,又要把这孩子带回去吗?今早这孩子哭着央求,你又责备。我的这番好意都给你们弄糟了。把她带回去也是可以的,不过我得把话说在头里,只能呆到春天。寒冷时分,把她送走,太可怜了,只好忍耐些,下次天气转暖的时候,这孩子就无法留在家里□。”

头班火车给汽车卸下了三位乘客就驶走了。

司机整了整驾驶座的座垫。姑娘的目光落在跟前温暖的肩膀上。秋日的晨风,从肩膀分两边吹拂过来。

汽车追上了公共马车。马车躲靠在路边上。

“谢谢!”

大板车。

“谢谢!”

马。



“谢谢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“谢谢！”

他对十五里的山野满怀感激之情，回到了半岛南端的海港。

今年是柿子的丰收年，山里的秋色美极了。

〔日本〕川端康成

## 偷茱萸菜的人

摇摇风沙沙作响。

吹送了金秋。

小学女生一边唱歌，一边踏着山路回去了。

漆树已披上了红叶。破旧的小菜馆二楼上，门窗敞开，仿佛不知秋风似的。从马路上可以望及正在那里静静地赌博的土木工的肩膀。

邮差在廊道上蹲下来，设法将脚拇趾缩进胶鞋里。他是在等那个取小包裹的女子的再次出现。

“噢，那是邮来的和服吧。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我心里还想，这季节也该邮夹袄来了。”

“真讨厌，瞧你的神情，好像很了解我的底细……”

女子换上刚从油纸包裹里取出的新夹袄走了出来。她跪

坐在廊道上，把衣裳膝部的皱褶舒展开。

“可不是吗，人家给你的来信和你发出的信，我都读过了。”

“你以为信里写的都是真的？这与职业习性也不相符呀！”

“我不像你，你是撒谎作职业的。”

“今天有我的信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没贴邮票的信也没有吗？”

“没有呀。”

“瞧你那怪样子，我欠你的可不少啊。要是你当上部长，也许会订出一条法律：凡情书一概不用贴邮票。可是现在不行。把自己的信都写成像变了质的糯米饴啦。嘿，所谓邮件就需要投递嘛。请交罚款。我想要邮票钱，因为我没零钱花了！”

“嗓门太高了。”

“快拿出来嘛！”

“真没法子。”说罢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枚银币，投在廊道上。然后，将皮包倒过来，一边抻了抻带子一边站起身来。

一个土木工只穿一件衬衫，从二楼上滚落下来。他绷着一张脸，活像造物主捏人都捏腻味、一边打瞌睡一边捏出来的人脸一样。他说：

“钱掉了。阿姐，五角钱我借了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混小子。”

女子赶忙将银币捡起来，掖在腰带里了。



小孩儿边跑边撵着铁环 ,响起了秋之音。

烧炭工的女儿背着炭草袋 ,从山上下来了。她活像讨伐鬼岛归来的桃太郎 ,正扛着一枝茱萸。这枝茱萸简直像一株长着绿叶的珊瑚树 ,上面结满了累累的红果。

她带着木炭和茱萸给乡村医生送礼去。

“光带木炭 ,恐怕不够吧?”从烧炭小屋出来的时候 ,她对病榻上的父亲说。

“你就说除了木炭以外 ,我们一无所有。”

“这炭要是爹烧的就好□ ,可是我烧的 ,怪不好意思。要不 ,等爹病好再烧。”

“那你就随便在山上采点柿子带去吧。”

“也好 ,就这么办吧。”

然而 ,姑娘没有偷到柿子就下到有稻田的地方来了。田埂上的茱萸的鲜红色跳入了她的眼帘 ,把她那颗盗心的忧郁吹散了。她将手搭在茱萸枝上 ,压弯了枝桠 ,却没有折断。她又用双手攀着树枝往下拽。不料一大枝桠从树干上裂开 ,她一屁股坐在田埂上了。

姑娘笑咪咪地不停将茱萸果送到嘴里 ,向着村子走去 ,她感到舌头有点发涩。小学的女孩子回来了。

“给我!”

“给我!”

姑娘笑咪咪地悄悄将珊瑚树般的枝桠伸了过去。五六个孩子 ,一个个把成串的红色茱萸果揪了下来。

姑娘进来了。站在小菜馆廊道上的一个女人说 :

“哟 ,真漂亮。那是茱萸吧……送到哪儿去?”